

可樂、冰塊

作者: 藝聞清

Powered by [紙言](#)

(一)

清晨的陽光緩緩在窗簾的縫隙中打在臉上，在陽光的刺激下，我不情願地睜開眼睛，拿起手提電話一看距離七點半的鬧鐘還差了15分鐘。我深深嘆了一口氣，隨手掉下電話，一手扯起被子蓋過頭繼續睡去。回想起來已經一個多星期沒有睡好了，輾轉幾下過後，我不等鬧鐘響起強行移動自己的身軀坐了起來。抬起灌滿鉛的雙腳起床梳洗去。

抬頭望著鏡子前的自己，臉上帶了點不屬於我年紀的憔悴，黑眼圈越來越深，額頭上的皺紋也開始浮現。我輕輕刮掉鬍渣希望看起來能夠精神一點，可能這幾天工作壓力太大的關係，鬍渣一夜之間長得特別明顯。

「樂哥仔!陳生張Invoice你捨得比人未?」

「阿樂哥!琴日叫你催倉嗰邊出貨你催左未啊?」

「屌你咩沈智樂!你唔好下下要人追你交嘢得唔得?」

嘶.....一陣痛楚把我從上司的聲音中拉回現實!右邊下巴多了一條傷痕，我趕忙拿紙巾止了血，幸好傷口不太明顯。草草把剩下的鬍渣刮去、洗了把臉，面如死灰地回到睡房更衣出門。

深呼吸...抬起頭仰望藍天，上小巴前提醒自己生活很苦卻必須有盼望，手中緊握著周末在黃大仙求的平安符，試著讓眼眶的淚水不至於流出來.....

上星期二晚上，一輛的士在龍翔道黃大仙中心對開始控翻側，的士司機當場死亡後座女乘客昏迷送院，至今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那天晚上我趕到醫院時，妹妹正被推進手術室的途中，遠遠看見她大量出血的頭部，我心痛不已.....

我倆自打有記憶以來就不知道父親是誰，只知道每次問起母親她都會很大反應，自從兩年前母親病逝這個秘密也隨之而被她一併帶走。還剩下妹妹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我倆感情很好，我今年27，比妹妹年長兩歲，小時候母親負責打工賺錢，自懂事起我們便要自己解決日常飲食，也算得上相依為命吧。

「砰!」的一聲手術室門被推開，原本在走廊來回踱步的我目光被吸引了過去，只見幾個身穿綠色醫療服的人從手術室走了出來，帶頭的那個男人身上沾滿了血漬，相信是負責妹妹手術的主刀醫生。

「冇冇沈智思屋企人!」那個男人大叫道。

我毫不猶豫飛奔向前。「我係佢阿哥!」

醫生舒了一口氣緩緩道:「我係主刀林醫生!沈小姐佢嘅頭部受到撞擊，積聚嘅瘀血令顱內壓急升，我地幫佢開腦清左啲瘀血，但至於幾時醒返就要睇佢嘅意志力，麻煩你跟姑娘去辦理入院手續啊!」

「唔該曬林醫生!」

林醫生離開前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此時我的淚水也缺了堤.....

「喂阿哥!你捨得落車未啊?總站喇!」

回憶被一把粗曠的聲音打斷，我也顧不上這麼多，簡單用我的西裝外套擦拭了眼淚便匆忙下車上班去，今天注定又是煎熬的一天。

好死不死在公司門口遇見上司

「你今日同我搞掂返嚟啲單佢!仲有黎生份合約聽朝要擺係我檯面」

「收到!波哥!」我不情願地回應道。

雖然工作是份內事，但今天必須準時收工，趕在7點探病時間結束前把平安符交給妹妹，祈求她早日醒來。看著禿頂的波哥回到自己的房間，我也鬆了一口氣。

「點啊?黑口黑面咁?個死肥佬又鬧你啊?」剛回到座位同事Jacky問道。

我無奈地笑了笑也不回應。

「佢無性架!明知你阿妹出事仲鬧鳩你!你放心收工啦!份合約我搞掂!」

說罷Jacky在我檯面抽起一個文件夾。

「多謝你!」

「屌!講呢啲!」

Jacky雖然滿嘴粗話，但外表卻十分斯文，整齊的藍色西裝配上黑色粗框眼鏡，面目清秀梳著短簇的平頭，我們同期進入公司做Sales，感情也自然較好一些。

「屌你做野啦望!gay架?」

我趕緊打開電腦開始埋頭苦幹，將之前欠下的工作一併完成。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五點半，我趁著波哥在房間內，向Jacky打了個眼色，趕忙提起公事包往門外急步離開公司。

「師傅，伊莉莎白醫院唔該!」

「收到!」

我馬上跳上的士往醫院趕去。

下車快步走到D6深切治療部，34號病床。智思的頭部被繃帶包得嚴嚴實實，幸好她漂亮的臉沒有明顯的傷口，也不至於破相。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幸運，除了頭部被撞擊的一處，和左手前臂的一處骨折，其他地方沒有明顯受傷。

我坐在床邊，輕輕握住智思的右手。

「智思，抖夠就醒啦!唔好掉低阿哥一個人啊!」我的淚水再也止不住!

就這樣我伏在妹妹的身旁一直到7點，我默默地把平安符掛在床邊，輕輕拍了拍她的右肩。

「阿哥夠鐘走啦喇!聽日再嚟探你!」

(二)

離開醫院後，漫無目的地踱步佐敦街頭。街上的霓虹燈五彩斑斕，而我的內心卻是灰暗，我也無暇欣賞街上的光景，心裡面只有一個念頭，我不想回家!路過裕華國貨沿著彌敦道一直前行，不知不覺走到山林道，我被一個粉紅色招牌吸引住。

酒吧名叫Broken

Heart，名字也跟我挺相襯。酒吧一共分為兩層，地下一層對著街道，半露天的狀態，在門邊擺著四張啡色高腳圓檯，每張檯配兩張高凳，凳上放了個英倫風紅色坐墊。店內擺放著四組餐桌，右邊有一條黑色金屬樓梯。沿著樓梯往上行，左邊是一張復古吧檯，右邊安置著兩組六人大卡座。每組坐著兩對情侶。酒吧雖然不大，但英倫復古風的裝修還算精緻，配上暗黃色的燈光和爵士樂也算得上舒服。

徑直走道吧檯其中一個位置坐下，酒櫃前站著一位長相甜美的女孩，瓜子臉、鼻樑高高、眼睛大大，扎著一個丸子頭，黑色襯衣上掛著一個名牌。

原來她叫Ice，只見她左右手緊握著一個英式搖酒壺，熟練地搖動雙臂，片刻過後將一杯子淺藍色的酒液透過濾網倒進一個預先冰鎮過的馬天尼杯。可能是太忙的關係，我坐下來已超過五分鐘，她也沒有理會我。我伸出兩隻手指，敲了敲吧檯。

「Hello!請問要啲咩?」她終於回過頭來，帶著微笑說道。

不得不說，她姣好的容貌，配上迷人的微笑竟令我愣了神。

「Hello!先生!」

「啊!Sorry!」

我快速掃視了一下酒櫃。

「Glenmorangie 12 double on the rock!」

「好啊!請稍等!」又是一個甜美的微笑。

只見她將一鏟冰塊倒入一個威士忌杯中，再以吧叉快速攪拌，約一分鐘後杯子完全冷卻，把冰和融水倒掉，換上三粒老冰，把杯放到我面前的杯墊。隨後轉身拿起那支12年的Glenmorangie，為我斟上double的分量。

我一手拿起杯子，毫不猶豫將所有酒液灌進口中，也顧不上烈酒的嗆辣感，只想酒精緩解一下不快。只感到全身開始發熱

「哈~~~ 嚟多杯!」我把杯擲在檯面說道。

可能Ice也沒想到一杯四十度的烈酒被我一飲而盡，先是一個驚訝的表情，不過很快換上她招牌的微笑，又為我斟上了一杯酒。

又拿起酒杯往嘴裡灌，這時只感到心跳越來越快，卻依舊意識清醒，我還想再喝。好忘記片刻的痛苦

。我放下酒杯，望向Ice右手比了1的手勢。

「你飲咗好多喇!飲咁快好易醉架！」Ice耐心地道。

我苦笑了一下「醉咗咪仲好。」眼神無奈中又帶點堅決。

Ice見我堅持又替我換上三顆老冰，再斟上了一杯威士忌，最後輕輕地推到我面前，輕聲道：「最後一杯喇！呢度清潔費好貴架！」

「有錢收唔好咩？」

「車~又唔係我收！又要我抹！」她假裝生氣道。

我笑了笑，也沒有回應。又再一口氣喝了一整杯威士忌，接著伏在吧檯上，任由後勁把我視線變得模糊。隨之而來腦海裡，浮現出一段往事.....

大概是一個復活節假期，那年我剛剛升上中學，我們住在紅磡寶石戲院附近的舊式洋樓，我帶著智思到我家天台玩耍，那時候街坊們都會在天台上種一些盆栽，智思比較貪玩，看到一盆剛熟透的番茄便偷偷摘了幾個，開心地吃了起來。誰知剛好番茄的主人上來澆水，妹妹被抓了個正著。那個叔叔堅持要打給家人，要知道被母親知道一定少不免一頓打，我只好在我媽面前攬下罪名，告訴她是我偷番茄給智思吃。

那天晚上大腿多了幾條藤條痕，只有趴著睡才能減輕痛楚。沒想到半夜一點多，智思爬上我的床，悄悄在我耳邊說。

「哥哥仲痛唔痛啊？」

「傻瓜！阿哥冇事！」看見懂事的智思，疼痛也減輕了一大半。

腦裡面的畫面越來越模糊，意識也隨之而去，就這樣我睡著了。

不知多久過去了，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酒也醒了七八分，只感覺音樂停了，客人的聊天聲也散退了，我抬起頭四處張望著。只見一位長髮美女站在吧檯後面，手上擦拭著一個Highball杯。

「醒喇？做咩咁唔開心啊？」是Ice。放下頭髮的她又多了幾分仙氣。

「我瞓咗幾耐？」

「九點瞓到宜家，都三個幾鐘喇！係呢，智思係你女朋友？」

難道我發開口夢？她見我沒有回應，又將剛才擦拭乾淨的Highball杯裝滿了冰塊，然後「呔」的一聲開了一罐可樂將之倒至八分滿，補上四份一個檸檬榨汁，最後耐心地修了一瓣檸檬角插在杯邊。

「請你飲凍檸樂啊！唔開心飲啲甜嘢會好啲！」輕輕把這杯凍檸樂推到我跟前，還附贈了一個微笑。

「你點知我鐘意飲可樂？」

「係檸樂！不過要飲快啲，因為我哋已經收咗工喇！」

「Sorry！」我尷尬的回應。

今天才發現其實可樂的甜度被檸檬的酸度中和滋味也不錯，我快快把檸樂喝掉，放下300元便離開了酒吧。

(三)

醉酒的感覺很好，起碼能夠暫時忘記痛苦，也能短暫睡上片刻。第二天醒來的感覺很差，炸裂般的頭痛彷彿一直在提醒著我買醉的原因，我洗了把臉試圖減緩痛楚，迎接新一天的生活，我灌了一大瓶水試圖緩解一下不良反應，又喝了一盒牛奶好讓胃舒服一點。可能是喝了酒的關係，昨天回家後還算睡得好，倒也不至於無精打采。

回到辦公室，我把一個魚柳包和一杯大即磨放在Jacky檯面，當作是報答他昨日幫我出的那份合約。

「廿蚊老麥就想收買我，薯餅都有塊，乞衣啊？」

「屌!唔食拎返來!」我知道Jacky沒有惡意，也打趣回應道。

「咩唔食啊!有食唔食罪大惡極!」

「快啲食完做嘢啦，一陣光頭波見到就麻煩!」

「挑!我先唔撚驚個死肥佬!」

又是一個漫長的工作日，我強忍著頭疼努力埋頭苦幹把手上的事情做好，試圖能夠準時收工，對於本來懶散的我確實是一個挑戰。但我知道只有準時收工才不至於錯過探病時間。

「喂!出去食飯啦!」Jacky拍了拍我的手臂，後面還跟著Jason和Tony，我們Sales Team加上光頭波一共五人。

「唔啦!想跟埋幾張單先，費事又比光頭波煩住囉。」

「咁你都要食飯架。」Jason道。

「你地去啦!」

「咪鬼理佢!」只見Jacky快步離開公司，Jason和Tony見狀也跟了出去。

「噏~~噏~~」手機震動把我專注力拉走。

「樓下茶記，食乜講低」是Jacky。

「蔥油雞扒飯，凍啡少甜!」我Whatsapp回覆道。

「唔該都無聲，收返你條仆街運費」

「唔該」

Jacky的舉動讓我有更多時間去處理工作，又不知該如何報答他了。

一直忙碌到四點九，我伸了個懶腰，終於把該處理的單據、合約都整理好，正打算稍微休息一陣子。

這時候如無意外就出意外了，光頭波從他的房間出來，走到我座位前。

「阿樂哥，去辦房跟住呢張紙執幾隻Sample，然後跟我出去見客！」光頭波遞上一張紙。

「但...宜家都...四點九，我放工有嘢做要即刻走...」

「叫你去就去啦!係咪唔想撈啊?」

「唔好意思波哥，但今日真係唔得.....」

「知!你探阿妹嘛!大曬啊?佢都瞓左係度啦，你去到佢會醒咩?」

「乜你咁講嘢啊經理!」一旁的Tony也看不慣。

我和Tony、Jason也算得上關係不錯，而且我們也很討厭光頭波。

「點講嘢唔好啊?沈智樂你一係出去見客，一係聽日唔洗返工!」

「阿波哥!炒人都要一個月通知啦!」Jacky也幫口道。

「一係我幫你執Sample，你叫其他人去啊。」我嘗試提出建議。

「你阿妹咁撞法有排都醒唔返啦!你一世都唔返工啊?」

「我警告你啊!林!茂!波!唔好再講我阿妹!」我再也忍不住怒火，大聲向著光頭波怒吼!

辦公室頓時鴉雀無聲，二十幾人的視線全數落在我和光頭波身上。

「發生咩事咁嘈啊?」一把中年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只見老闆周生從房間推門出來，只見他望向我倆，大概也猜得出我們在爭執，於是招了招手示意我們到他房間去。

「坐低慢慢講!」

周生示意我們坐下，隨即將目光投向光頭波。光頭波將事發經過一五一十地講了一遍，倒也沒有添油加醋，不過他不斷在我頭上扣上：偷懶、拒絕執行職務、不為公司利益的著想等的帽子。

「阿樂，點解唔去見客嘅?公司會計OT比你架!」

我把智思車禍的事又說了一遍，以及不想錯過探病時間而被光頭波侮辱的情況告知，一邊說著眼淚一邊忍不住從眼角滴下。

「唔~~~明白!」周生沉思了一陣。

「佢講嘅嘢係咪真?」又向著光頭波問道。

光頭波沒有回應，只羞愧地低下頭。周生也猜得出個大概，無奈地搖搖頭。

「咁啦阿樂，你公司特別批准你返屋抖一個星期，唔扣AL。至於一陣見客我叫Jason代你去，不過下星期你返到黎，我要見到最好狀態嘅你，OK?」

「多謝周生!」我此刻有一股想擁抱周生的衝動。

周生轉頭向著光頭波說:

「咁嘅說話你都講得出!好心你體恤下班細嘅得唔得!你再做得嘢又點，班細嘅唔服你又有咩用?」

「係嘅周生.....」光頭波尷尬地連連點頭。

不得不說，我們公司規模雖小，但周生卻和你體恤員工，他經常說:

「員工係公司最寶貴嘅財產!」每逢大時大節，不但收到周生的利是，更可以提早半天收工。之前任職清潔的紅姐左手受傷，周生知道她家境困難，想也不想幫她付了醫療費，還放了她一個月假。因此我們員工雖算不上十分賣力，但總算安分守己，更沒有離心力。

「阿波你帶Jason出去見客，阿樂你收工先。」

我向周生點頭示意，然後離去。

門外，光頭波白了我一眼，我也不作理會，不願意再花任何時間在無謂人身上，這樣一鬧時間已經來到五點九，我趕忙收拾好行裝往醫院趕去。

又過了十幾分鐘，平時車來車往的鴻圖道竟然等不到一輛的士，我心急地從街頭走到街尾嘗試尋找的士的蹤影，手機上的幾個的士App也同步在約車，但可能是繁忙時間的關係，久久也沒有得到回應。

眼看時間已來到六點零五分，距離探病時間結束還剩四十五分鐘。我決定奔跑至地鐵站，乘坐地鐵到佐敦再作打算。

六點十三分，我趕上地鐵。

六點三十七分，我在旺角站努力擠上了開往中環方向的荃灣線。

六點四十六分，我跑上了恆豐酒店後門的位置。

六點五十分，我終於截到的士。

六點五十八分，我衝忙提起公事包跑下車，原本十幾分鐘的車程足足拖了快一個鐘。

七點零五分，氣喘吁吁的我終於跑到病房外，但D6深切治療部病房的門鎖上了，也意味著我錯過了探病時間，我嘗試按下門鈴，奢求一個通融。

「唔好意思，今日探病時間過咗，為咗唔好打攞其他病人休息，我哋唔可以通融比你，你聽日早少少啊!」從對講機傳來否定的回應。

今天是註定見不到智思了。

「知!你探阿妹嘛!大曬啊?佢都瞓左係度啦，你去到佢會醒咩?」

「你阿妹咁撞法有排都醒唔返啦!你一世唔都返工啊?」

這兩句說話又在腦裡出現，我對光頭波的恨意又增加了幾分。

但無奈之下我也得離開了醫院。

(四)

懷著一肚子氣離開醫院，心中盡是鬱悶。又在佐敦街頭閒逛，感覺到自己很需要一個窗口釋放鬱悶。我打開電話，從通訊錄中找出光頭波的聯絡方法，打算打去問候他祖宗十八代。這時剛好路過一家便利店，我習慣開心的時候喝可樂，將快樂昇華。而不快的時候也要喝可樂，暫時壓低不快。

我暫時擱置問候光頭波的計劃，進去拿了一罐可樂，走到收銀台，正在執貨的收銀姐姐見我要結賬，才思思然地過來。就在短短的一分鐘，我被牆上一盒盒五顏六色的香煙吸引住，其實我戒煙已一年多，不過卻又不失為一個bu錯的減壓方法。

「一包醇薄萬唔該。」我又買了一個打火機。

便利店門外，我雙手倚著欄杆，打開可樂一口氣喝了半罐，又在掌心拍打了幾下煙盒後打開取出一根放在唇上。可能太久沒有吸煙，咬薄荷珠時有點吃力，不太熟練地點著了唇上香煙。

向著彌敦道中心呼了一口煙，又打開了電話，望著通訊錄上的光頭波，思索了良久，還是按下了返回按鍵。

一根香煙的時間，腦海閃過很多零碎。早上和智思爭廁所、讀書時測驗不合格幫我冒認家長簽名、放學一起在公園流連等母親放工.....直至我在欄杆上掐滅煙蒂，我把剩下的半罐可樂一口氣喝儘，繼續往山林道方向走去。

走著走著，又來到了Broken Heart，我望一望那條黑色樓梯，思索了片刻，又走了上去。

今晚生意應該不太好，樓上只有一位客人坐在卡座，我依舊坐在吧檯前，向Ice點了點頭，她也回應了一個微笑。

「Hello，今次想飲啲咩？」

「Glenmorangie 12 double on the rock.」

「冇問題，請稍等！」

又是一套熟練的chill杯、加冰的動作，Ice將加了三顆老冰的威士忌杯放在我面前，開始斟起酒來。

眼見快將要到double的分量，我伸出兩隻手指向上提了兩下。

Ice也明白我的意思，又多斟了幾滴酒液。

正當我伸手想拿起酒杯時，Ice叫停了我。

「多咗酒，加多一粒冰會順口啲架！」

「唔該！」我微笑回應道。

隨後拿起酒杯一飲而盡，雖然多加了冰塊嗆辣感降低了，但畢竟四十度的威士忌，入喉時還是被嗆了

一下。

「咳...咳...咳...」我深深呼了一口氣，令喉嚨舒服一點點。

「你冇事啊嘛？」Ice關心問道，不忙為我遞上紙巾。

「冇...冇事...」我接過紙巾又擦了擦漏在身上酒。

「嚟多杯，唔該...」

「你連續兩晚咁追法頂唔頂得住架？」

「醉咗咪幾好...」又是一個苦笑的回應。

「係咪有啲咩唔開心啊？講嚟聽吓？睇下幫唔幫到你？」

「大人嘅嘢，細路女唔好八卦。快啲斟酒比阿叔啦！」Ice開起來甚是年輕，估計大概廿一、二歲左右。」

「你唔講我唔斟比你，仲有我唔係啲咩細路女。」隨後向我做了一個鬼臉。

「係我唔啱！可唔可以斟咗比我先慢慢講。」

「講笑咋，不過最好慢慢飲啦。」

「嗯！」

「係呢！你叫咩名啊？」Ice一邊問，一邊幫我製作另一杯酒。

「我叫沈智樂，叫我阿樂就得。你叫Ice？」

「我叫李冰兒啊，我鐘意人叫我冰兒多啲，不過呢間bar係都要人用英文名，我咪求其改個Ice囉！」

「冰兒...」心裡默默記下這個名字。

「上次你瞞著咗係咁提住一個女仔名，失戀啊？」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回應道：「佢係我個妹.....」

「你唔係鐘意你阿妹啊？」

「聽故定駁故啊？」

「Oh! Sorry~你繼續啊~」

我又呷了一口，接著又將智思的故事和辦公室的瑣事還有光頭波的劣事一一細訴。不知為何，這次沒有流淚心裡也沒有鬱悶感，倒是有些少講不出的暢快。

「呢段時間你應該都好唔容易...」

「嗯...」

「安慰人嘅說話我就唔識喇，不如我較杯開心啲嘅酒比你飲啊！」又是她冰兒的招牌微笑。

我點了點頭以作回應。

冰兒拿起一個復古杯，裝滿冰塊以作冰杯。又將琴酒、檸檬汁、糖漿、冰塊按比例加入美式酒壺，配以專業的手法進行搖晃。她那認真調酒的模樣確是迷人，也深深帶走我的視線。

「哇！」地將酒壺敲開，又將冰杯的冰塊倒掉，重新加入滿滿的碎冰，將酒液倒滿杯子，又加入幾滴野莓香甜酒，然後在一個檸檬上切下一片條狀的檸檬皮，在酒上灑上檸檬皮清新的香氣，最後插進杯邊以作裝飾。

「Bramble，酸酸甜甜嘅莓果味飲完應該會開心啲！」冰兒什麼時候也不忘送上微笑。

我輕輕呷了一口，果然有種清新的感覺。

客人漸漸多了起來，冰兒也開始忙碌了起來。我一邊喝酒，一邊輕輕伏在吧檯上，不知不覺間又睡著了.....

忽然感覺到有人輕輕拍了幾下我的手臂，朦朦朧朧地睜開眼睛。

「喂！醒喇！我地就收工喇！」

是冰兒。只見檯面上多了一杯凍檸樂。我先看了看杯子，又給了她一個眼神。

「凍檸樂，請你飲架！不過都係啲句啦，飲快啲！」

「多謝！」飲過檸樂後，便埋單離開了Broken Heart。

(五)

睡了一陣子，醉意也散的七七八八，口裡還殘餘了些許檸檬與可樂的回味。我又點燃了一根香煙，這次咬珠的技巧又熟練了些許。香煙像生命般短暫，指間燃燒時就像煙花般璀璨，卻終究會被風吹散。就像我幻想時常著智思在我身邊活蹦亂跳，終歸也是泡影。

煙熄滅了，此時原本落了半闌的Broken Heart探出了一個身影。

「仲未走嘅？」是冰兒。

我呼出最後一口煙回應道：「唔想返屋企一個人對住四墜牆……」

「就一點喇，聽日唔洗返工？」

我搖了搖頭，又點燃一根香煙。

「唔介意嘛？」我舉起夾著香煙的右手示意。

「嗯...唔介意啊。」我看得出冰兒有些許介意，但又不好意思直說。

說罷，她回頭把鐵閘拉低，又把鎖頭鎖上，也許是跟調酒的長期臂力訓練有關，身材嬌小的她拉閘卻毫不費力，不到一分鐘的功夫鐵閘就被鎖上。

「咁夜你有冇車走架？」冰兒又問道。

我特意轉過頭把煙呼出，希望盡量不要影響到她，「廟街個頭有紅Van。」

「你住觀塘？」

「淘大。」

「咁不如一齊行啊，我住觀塘附近。」沒有料到冰兒竟有點主動。

我點了點頭，掐滅指間的香煙，走在冰兒的身旁，但卻又有種說不出的尷尬。

「其實你阿妹應該都唔想見到你咁頹。」她率先打破了沉默。

其實我也曉得這道理，可是人心肉做，智思如今躺在病床上，我卻什麼也不能做，這種無助的感覺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得到。

「如果可以，我寧願馴係度嗰個係我。」

很快又回到沉默，我猜冰兒也不懂得回應，只見她低下頭沉思了片刻。

「係呢？你...平時鍾意做啲咩架？」冰兒又再一次打破尷尬。

「其實我個人平時都幾悶...鐘意飲下酒咁囉...」

「哦...唔怪得你會直接啖spirits啦!」

「快到頂啊嘛。」

「其實我都幾鐘意glenmorangeie 12既朱古力同蜜糖風味。但你咁灌法咩都飲唔到啦應該?」

「呢排真係冇咩心情去做tasting。」

「放心啦，佢一定會醒返架!」

「希望啦...」

「仲有啊，酒係用嚟品嚐架，每一枝酒都經過酒廠嘅大師精心調配過，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每一滴酒。」

就這樣我們一路聊了很多關於酒的事情，冰兒不愧是一名專業的調酒師，無論是威士忌的風味，味覺拼圖甚至蘇格蘭各酒廠的特色也說得頭頭是道，而我自問對威士忌也有點研究，也不敢班門弄斧。

「淘大有落唔該!」

「下次見啦!」臨行前冰兒轉過身來對我說道。

可能酒吧燈光太暗的關係，之前竟然沒有察覺，右邊眼角的一顆美人痣，很是吸引。

「下次見啦!」她見我沒有反應。

「Bye!Bye!」我把視線從她的美人痣抽走。

只見她微笑著向我揮了揮手。

老實說，冰兒的容貌在我心目中很是吸引，每當她投入調酒的時候，雙臂舞動美式搖壺的姿態如同翩翩起舞般，又為她的美加了幾分。除此之外，談吐也算得上溫文爾雅，對我這個陌生人也算得上關心，在我脆弱的時候為我調出一杯Bramble。我想我在不知不覺間對她產生了不少的好感。但想到還躺在醫院的智思，也沒有心思去理會男女之情。